



移民、朝聖、古蹟 吉安慶修院

文、圖 / 王新偉

① 慶修院是一座有著百年歷史的日式寺院建築，也見證了日本在臺灣的移民史

在臺灣生活了 12 年的日本女作家田中實加（たなかみのるか），中文名字為陳宣儒，父親是臺灣高雄人，母親則是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，身為「灣生」的後裔，她以自身故事為中心，寫下《灣生回家》一書，記錄下「灣生」血淚交織的生命故事；今年，更以《灣生回家》同名紀錄片，忠實記錄「灣生」回臺尋根之旅，並獲得第 52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提名。讓灣生一詞再度被國人看見。

「灣生」指的是西元 1895 年到 1946 年在臺灣出生的日本「內地人」，戰後屬於日本籍的他們無法繼續居留於臺灣，被引揚回日本後，發現自己對日本的陌生與疏離，讓這批「灣生」更加懷念起臺灣這片土地，也發自內心的認同臺灣才是他們的故鄉。

「1910 年日本移民船隻在花蓮港南濱靠岸，建立了第一個官營移民村—吉野村，從此他們就是花蓮人了…吉野移民村和日本內地農村景觀相似，最大差別在於農夫戴的是臺灣式斗笠，周遭種的是木瓜、香蕉等果樹…」（摘自田中實加《灣生回家》）

日本人落腳地—吉安

花蓮的吉安，正是移民村曾落腳的土地之一。上世紀初，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在此建立，取名吉野村，官署、房舍、神社、驛站、布教所…完全依循著日本村落的區域

佈置，在花蓮加禮宛山腳下打造了一個有著現代設施的移民村落，許多來自日本四國的窮苦農村居民，渡海來台墾地發展，因為這些日本新移民的加入，設立並奠定了現代花蓮的開發基礎，也在臺灣東部海岸留下了諸多日人生活的遺跡。

如果依照土地主人的存在歷史：吉安，最早是邦查阿美族的荳蘭社，舊稱「知卡宣」，意為出產薪柴的地方；100 多年前，漢人由蘇花古道進入後山開墾，稱其為「七腳川」；日治時期，七腳川社人因薪資與管理問題，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，爆發了「七腳川事件」，事件後七腳川社人被迫遷移散居各地，留下大片土地。1910 年，日人便在此設立「荳蘭移民指導所」，開始大量由四國德島縣移民進駐，在考慮地名時，因移民多來自德島縣吉野川沿岸，因此特別將此地取名為「吉野村」。當年的吉野村是臺灣第一座官營移民村，為了管理方便及防禦考量，主事者將農宅集中自成一區，並由當時的第 16 任臺灣總督，也是臺灣最後一任文官總督的中川健藏（なかがわけんぞう）題字「拓地開村」，1933 年 2 月以高逾 3 公尺的風景石刻碑紀念，是臺灣目前僅存的日人移民村遺跡。但好景不長，有著大量日本移民的吉野村在臺灣光復後，隨著日人全數被迫離台，「吉野村」變成了「吉野鄉」，後因「吉野」兩字日本味太重，地方政府遂



2

在 1948 年將其改名為「吉安鄉」，至此臺灣第一個日人移民村落化為歷史的煙塵。而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，吉安又再度成為新移墾居民的安身之所，至今依舊有許多新移民懷抱著希望，來此尋夢，希望能在這塊土地上開花結果。

吉安這塊土地，就這樣迎來送往，新舊居民來來去去，數不盡的悲情，也有溫馨，都在這塊百年的土地上發生。

2009 年，吉安的慶修院舉辦了一場日本移民重返移民村的活動，就是所謂的「灣生回家」，許多鮮為人知的民間故事在這次歷史重聚中被一一談論出來，眾多來自日本



3

移民的後裔在這裡找尋當年居住的房子，但歷史的變遷，作為臺灣第一個日本移民村，其實留存下來的事物、建築已經寥寥，除了慶修院這座承載著移民信仰的院寺還保存完整，當年吉野移民村的大部分老房子早在市街更新時，就遭到拆毀而一一消失，徒留下「灣生」面對歷史的感傷。

一如這些年事已高的「灣生」，必須憑藉著已經模糊的記憶片段去拼湊和找尋當年生活過的地方，外來的遊客，想要看看這個移民村的舊日容顏，已幾乎不可能。倒是有兩方身世不凡的石碑雖歷經無數風雨依舊矗立不搖，讓往事並不如煙。這兩方石碑得見

天日純屬偶然，也可能是因為藏身於昔日雜亂的街肆，才得以保存完整，成了吉安最有歷史價值的「寶物」。現在的它們就安坐在吉安鄉慶豐市場後方小公園的一隅，其中刻著「拓地開村」字樣的紀念碑，幾乎未經修飾，以保有岩石原有之樣貌，矗立於採日式之自然石累疊而成的基座上，碑體上「拓地開村…總督中川健藏…」等字樣清晰可辨，此紀念碑旁的大榕樹亦為日治時期種植，歷經百年風雨，大榕樹依然挺立陪伴，而紀念碑也恪守職責，無聲地訴說著那一段歷史。與「拓地開村」紀念碑相隔僅數 10 步之遙的另一塊「鎮座紀念」石碑，則是 1912 年因吉野神社興建而立的紀念碑，也是吉野神社目前僅存的遺蹟，其所經歷的年代，比 1917 年建立的吉安慶修院和 1918 年設立的「吉安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」更無久遠。儘管歲月流逝，這兩座命運相同的紀念碑仍固執地守著這已經消失不見的移民村。

1911 年建置完成的吉野村，東隔阿美族原住民的部落與太平洋相望，四季都可以聽到海浪的聲音，西背七腳川山，北鄰加禮宛、新城，地勢南北平坦開闊，由南而北呈東西向傾斜，東西長約 6 公里，南北長約 8 公里，聚落面積約 1,260 餘甲。吉野村分為宮前、清水、草分三大聚落，歷經原住民出草、颱風與洪水的肆虐、蝗蟲大軍、地牛翻身、蝸牛成災種種危難考驗之後，至 1915

年共計有移民 327 戶，人口 1,700 餘人，是一個擁有道路、輕便鐵路、灌溉水圳、初音發電廠、醫療所、尋常高等小學校、役場（鄉公所）、農業改良場、畜牧養殖場、神社、寺院、郵便局、派出所和消防隊等完備設施的移民村，成為全臺灣最具規模的模範村。相信嗎？當時在日本統治的地區，只有吉野村和東京是同時擁有沖水馬桶的地方，就連沖繩島上的日本居民，都以能親訪花蓮港為一件光榮的事，就好比到了東京般時尚。

「寒冷的冬夜裡，乘坐著朝日組經營的宮崎丸號前往後山，東北季風，搖得船隻劇烈晃動，站在甲板上，眺望著奇萊、能高山上掛著一片白，初陽灑在白雪上。船將靠岸…此後！此後！就是花蓮人了，再也沒有退路，未來不管再怎麼苦也得咬緊牙根，務必在後山開拓出一片天。」（摘自清水半平《吉野村回顧錄》）

為了撫慰這些移民的身心、安定遠赴異鄉開墾者的思鄉之情，吉野（今花蓮縣吉安鄉）、林田（今花蓮縣鳳林鎮）、豐田（今花蓮縣壽豐鄉）這 3 個移民村在規劃之初除設有神社外，還有官方的布教所。按當

② 「拓地開村」紀念碑訴說著台灣最早的官營移民村 - 吉野村民拓地開村的艱辛

③ 「鎮座紀念」石碑，是 1912 年因吉野神社興建而立的紀念碑，也是吉野神社目前僅存的遺蹟



4

時移民信仰的比例，以佛教真宗所占比例最高，因此初創的布教所自然也以真宗為主。其中吉野村的真宗布教所是 3 個移民村中最早設立的，因為當時東部最早私營來台的賀田金三郎（開設賀田組）初期曾遭遇很多適應問題，而在此成立真宗布教所，其地點為吉野村中園農業指導所旁（現今吉安鄉農會旁）。1911 年當吉野村基礎設施大致完備時，吉野真宗布教所也同時落成。但很不幸，隔年的風災將吉野村的所有屋舍幾乎夷為平地，布教所也不能倖免，一切又得重新開始，重災

後重建的真宗布教所規模縮小，構造亦顯簡陋，曾由真宗派本願寺派出員岡本泰道（おかもと やすみち）任布教師。直到 1917 年，一個名叫川端滿二（かわばた みつる に）的長者，決定在吉野籌建屬於日本真言宗高野山派的「吉野布教所」，即現今「慶修院」的前身，以提供日人移民安定的力量，同時為了傳教之需。

吉野布教所初期的建築為真言宗高野山派的日本寺院建築形式，佛堂主結構以楠木及檜木建造，上覆鐵皮，周圍有木欄杆圍成一個迴廊，環

- ④ 「慶修院」的前身「吉野布教所」提供日人移民安定的力量
- ⑤ 佛堂內供奉著主神弘法大師空海、不動明王與毘紗門天王

境清幽。這座寺院的落成極大地安撫了移民無助的拓荒心靈，高野山派並派遣布教師釋智猛法師來臺擔任住持負責布教工作，其內所供奉的弘法大師本尊空海大師神像也係由日本迎送而來，吉野布教所除了是日人的精神信仰中心外，並具備了醫療所、課堂室及喪葬法事服務處等多種功能。1945 年日人撤臺時，由當時年僅 10 歲的住持妹妹將弘法大師本尊神像捐回日本。臺灣光復後，吉野布教所由一位客家籍女居士吳添妹接管，並改名為「慶修院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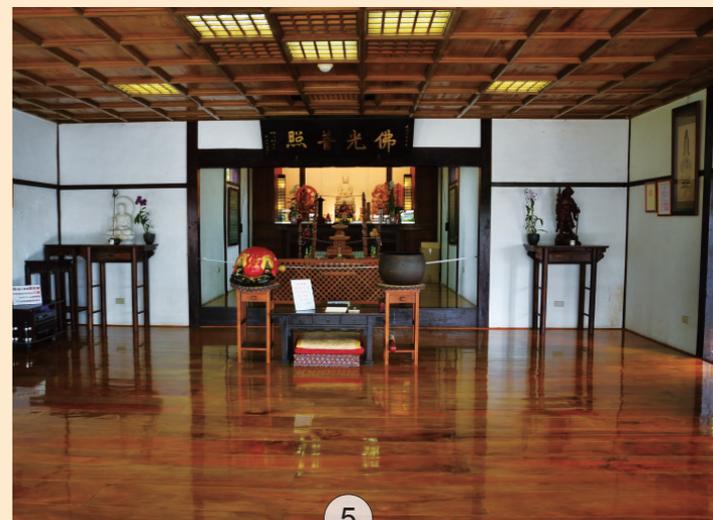
保存歷史遺產

慶修院曾因歲月更迭而長年失修，分別於 1964 年與 1972 年進行了兩次較具規模的維修，但仍未臻理想。1997 年慶修院獲列為縣定三級古蹟，開始著手進行古蹟修復工程，把具有歷史、文化及宗教價值的 88 尊佛像重新完整呈現原貌，為花蓮保存了一座極具觀光及文化價值的歷史遺產。

今日的慶修院，最讓遊客心動的就是它流洩著禪風的庭院造景，那種日本寺院特有的清幽感從一靠近它就撲面而來，入口的門簷和白牆以木柱磚石和日式文化瓦砌成。入口處一個不動明王的卡通版人形立牌張嘴瞪眼，十分逗趣。大門左側懸掛著一塊豎式匾額，是現任住持釋惟勵法師以中日文書寫，寫著「氣心腹口命」。有意思的是，「腹」字的寫法是「躺」著的，詢問工作人員，原

來這幾個字的意思是「做人氣度要好、心圓寬心度量、莫生氣（日文漢字「立腹」是「生氣」的意思，所以這裡「腹」字橫著寫，意思是莫生氣）、少說話多做事莫造口業、這樣就會命好活的長遠。這寥寥幾字的勸世格言，竟也流露著些許和風況味。

秋風捲起藍色的門簾，寺院內林木蓊鬱，環境清幽，眼前出現了一座原汁原味的日本寺院建築，遵循日本傳統構造形式，佛堂結構型態以木構架系統為主，屋頂為四角銅板形式的「寶形造（四注攢尖式）」，屋面鋪金屬浪板，是臺灣日式寺院少有的案例。慶修院佛堂具講堂及祭祀功能，屬較莊嚴的場所，佛堂正面採出軒式入口「向拜」出簷，三邊帶廊附有木欄杆，格局面寬 3 間、進深 4 間，略呈方形，中開間向後延伸為布教壇，進深 4 間。木構架上的頭貫、斗栱（三斗六枝掛）、木鼻等構件，皆散發著典型的江戶



5



6



7

⑥ 慶修院的手水舍，是讓民眾在參拜前潔淨身、心、意之所

⑦ 以右手舀水洗淨左手，代表淨「心」，因為左手離心臟近

⑧ 不動明王是密宗五大明王首尊，有 8 種尊形，容顏威猛係大日如來的忿怒身

⑨ 童子形的不動明王，少了威嚴，多了分稚氣

⑩ 百度石係日本寺院的基石，一般參拜者由此出發赴本殿前參拜，往返百次方為完滿

⑪ 慶修院的古鐘，雖已不再使用，卻是慶修院更名的歷史見證



8



9

風格。遊客可脫鞋進入佛堂內參觀或參拜，佛堂內供奉著主神弘法大師空海、不動明王與毘紗門天王，一側的牆壁上還掛有慶修院第一任住持釋智猛法師與其長子的相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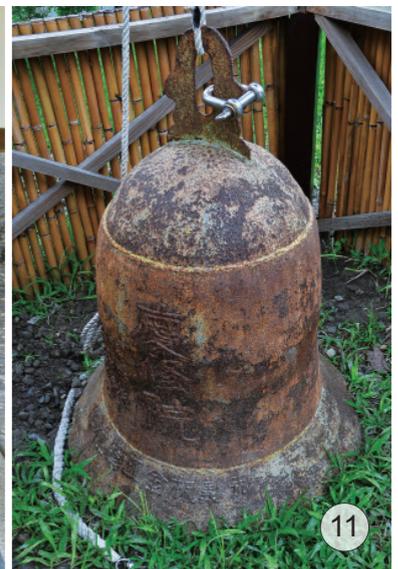
慶修院雖看不到日本神社的鳥居和寺廟裡的參道，但保有用來洗手淨身的手水舍造景，這也是進到日本神社或寺廟前必做的「淨身」

禮儀，是讓民眾在參拜前潔淨身、心、意之所。一般是右手舀水洗淨左手，代表淨「心」（因為左手離心臟近），然後換左手洗淨右手，代表淨「身」，再以沾濕的右手抵一下嘴，代表淨「口」（也可以直接漱口），最後是雙手舉起木杓用剩下的水清洗杓子，完成儀式。

手水舍旁的一株榕樹下立著一尊作童子形的不動明王，密宗中的不動明王有 8 種尊形，各代表不同內涵，童子形意指「清淨應化身，明王心之種子，因業不可得」。前行幾步，草地上端坐著另一尊小型的不動明王石像，又與佛堂前站立的不動明王石刻造像風格迥異，尤其神態大不相同。不動明王是密宗五大明王首尊，容顏威猛係大日如來的忿怒身，名稱的「不動」是指不變的慈悲心，



10



11

無物可以改變撼動，「明」乃智慧的光芒，「王」是對能操控世間萬物、現象且不會動搖的守護者的尊稱。不動明王其誓願為「見我身者發菩提心，聞我名者斷惡修善，聞我法者得大智能，知我心者即身成佛」。

佛堂前方靠近圍牆邊立有一塊碑石，寫著「百度石」。「百度石」係日本寺院的基石，一般參拜者由此出發赴本殿前參拜，往返百次方為完滿。若是還願，更有需往返千次答謝神佛的傳統。

「百度石」旁有一木質涼亭，內懸一口古鐘，趨前察看，古鐘雖已鏽跡斑駁，但鐘上銘文依稀可辨，鐫刻著「慶修院」、「嘉義板金工藝社製」等字樣，還有一些捐贈者的姓名，顯見此鐘是當年慶修院更名後由信眾捐輸所鑄。



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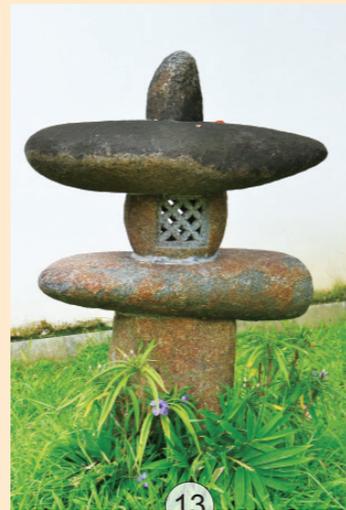
再往裡走，只見一尊高逾 2 公尺的弘法大師石刻塑像莊嚴而立，弘法大師空海是日本四國讚岐（香川）人，西元 9 世紀入堂為留學僧，返日後創真言宗，建高野山金剛峰寺宣揚密法，圓寂後被尊為弘法大師。

在弘法大師的造像旁，高高矗立著一塊「光明真言百萬遍」石碑。「光明真言」是東密真言宗最根本大咒，密教行者要唸一百萬遍是最基本要求，故名「光明真言百萬遍石」。

石刻神像 工藝精細

環繞著弘法大師造像和「光明真言百萬遍石」的迴廊下，有 88 尊石佛依序排列，據說這是慶修院的創建者川

- ⑫ 慶修院內「四國遍路」的 88 尊神像皆為石刻造像，象徵弘法大師巡遊四國的足跡
- ⑬ 慶修院內以自然石打造的石燈
- ⑭ 無憂樹是佛教四大聖樹之一，相傳佛陀在此樹下誕生



13

端滿二遵循真言宗弘法大師的遺規，行遍日本四國島上 88 所寺院，請回這 88 尊石佛，讓信徒能就近參拜，免除奔波之苦。四國是指位於德島縣、高知縣、愛媛縣和香川縣的 88 處與弘法大師有淵源的靈場（寺院），簡稱「八十八箇所」，或稱「四國靈場」。日本平安時代修行僧巡遊弘法大師的足跡，巡拜四國「八十八箇所」逐漸形成「四國遍路」的原型，或稱「四國巡禮」，至江戶時代「四國遍路」的概念成立，但今日之巡禮者已不再只是僧侶。

慶修院內「四國遍路」的 88 尊神像皆為石刻造像，雕琢工藝精細，神像姿態優美，因其和風瀟灑，也成了日本觀光客來到花蓮必訪的朝聖之地。

慶修院內至今仍有 3 棵百年歷史的芒果荔枝樹枝繁葉茂，相傳是建寺之初所植，這 3 棵老樹也成了慶修院最忠貞的守護者。此外，在慶修院入口的右側種植著一棵無憂樹，頗值得一看，因無憂樹是佛教的四大聖樹之一，別名婆羅叉樹，花葉皆美，原產於印度、馬來西亞及斯里蘭卡，相傳佛陀（佛祖）在此樹下誕生。

當傳統的日式寺廟建築融合了臺灣本土氣候之植栽，亦增添了慶修院的獨特風貌。

今日的吉安，雖然已經很少能看見日治

時期留下的房舍建築和遺跡，但當初移民村所規劃出來的棋盤式街道格局，仍深深影響著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，而慶修院正是這一段歷史最難得的見證。過去它帶給移民信仰上的力量，如今依然莊嚴的讓遊客參拜、撫慰心靈。除了建築制式可以讓人細細品味不同的文化，空間中迴盪的梵音，也讓進入寺院的遊客，在在感受到陣陣的禪意。

這座歷經歲月更迭的百年老寺院，不但繼續述說著那段聚落發展的歷史，也依然聆聽著人們的祈願和祝福。源

14

